# 春秋私考

春秋私考卷之二

起辛酉隱公三年

盡甲子隱公六年

會稽季本考義

三年辭

春王二月

春秋書王所以大一統也歲首之二月始見者必一書王以示義若事不可以的月書而以春繫事者其下雖有二月三月再見則月在事後與時相離於文不屬不可復繫之王矣蓋時天時也月王月也王者

以德行仁則以月行令義繫於月故因月以發其意耳文不必強同也○汪克寬氏曰春秋書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者皆於歲首繫王著周王之正朔以明大一統之義或歲首所書事例當書時則二月三月皆不書王如隱八年書春遇垂三月歸祊襄十五年書春向戌聘二月盟文九年書春毛伯來求金二月得臣如京三月夫人至之類是也何休乃謂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其說謬甚當周之世而存夏殷之正朔豈所謂大一統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安在也

已巳日有食之

胡康侯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朱仲晦曰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七日有奇而一周天又二日半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

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則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竊意上古陽盛日恒不食故一食即為大變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而止三十六食則其時猶有不食之日也公羊子曰記異也其以此歟○胡康侯曰言

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
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
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出
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後也則知其食於夜矣此說本
於穀梁大抵謂司歷失之故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公
羊子曰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此
說是巳但穀梁之說惟以言日言朔爲正朔者得之
餘皆有不適者言朔則必是合朔之日不可以爲明
日而言既朔也言日必蒙本月不可以爲前月之晦
夜食不足爲異經必不書苟朝日而見其未復則巳

在既朔矣何必又起一例邪夫經中言朔不言日者惟桓十年十月一食耳以杜元凱長歷推之則此月之朔乃庚午也朔有定日而不言此必其闕文矣若言日而不言朔者直謂此月之日但司歷不以爲朔耳趙汸氏曰食在朔後何休氏曰謂二日食是也其不言日不言朔者則亦司歷失推而以晦日食也蓋言日則似前月言朔則似後月故直以畧辭書使若不知何日食者然以明非正也及考不言日不言朔者惟莊十八年僖十五年二食而杜元凱長歷皆以爲不入食限亦宜乎司歷之失於推步而朔在於晦

歟前月大盡之差無可議矣然自文以後日食無不書日自襄以後無不書朔日者豈獨所聞異辭哉趙汸氏以為周歷交朔之法東遷以後失之至是而月之大小乃得其度此足以補前說之不備矣由是觀之日食雖有常度然有不入食限而食者則又卒然之變也此歷法所以難得其精而古人所以貴於隨時考驗歟餘見襄二十四年八月日食下○曆與歷通用

三月庚戌天王崩

此平王也史記曰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桓王平王孫也○崩者上墜之形天王崩

書曰訃也凡天王崩未有不訃於諸侯者蓋告襚賻賵之禮必有待於諸侯之所供也至於送葬則天子當以禮待賓客而無所利焉者也故賵賻之禮至則雖微者弔喪而亦不之校惟其先至則遂辭會葬而諸侯之使亦不再往此所以志崩不志葬也若及葬期而賵賻之禮始至則遂會葬此所以志葬也志葬者非旣奔喪而又會葬也禮亦畧矣而周人所重惟在于貨財耳不然豈能免於武氏之求賻毛伯之求金哉觀求賻求金之書則知魯之弔使不至矣大抵周自平王東遷以來朝覲獄訟貢賦不歸京師諸侯

所以事天子者唯弔喪送葬之禮猶未盡廢雖諸侯不親往亦必使人代之豈有全不奔喪會葬之禮哉何以驗之齊桓方盛義主尊周而惠王之崩在僖八年齊桓豈不知以義率諸侯使之盡奔喪會葬之禮哉然而經不書葬則以周人利於賵賻之不闕而憚於賓客之重煩故齊桓姑仍故事以順物情而魯人弔禮亦先葬期而至耳夫諸侯因陋就簡足以見其不恭然非周人自弱則亦豈至此哉又按史稱桓王之子莊王莊王之子僖王襄王之子頃王此三王者皆不志崩先儒以爲王室不告於理不通王崩天下

之大事諸侯之國豈有不知是不待訃告而後書者而況天王之喪周所利訃至以莊僖頃之世考之王室皆無大亂又安得而不訃然則此三王者實未嘗立而以嗣王故追稱之耳史氏序於爲君之世次則失之矣餘見莊三年葬桓王及文十四年春下○胡康侯曰諸侯爲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訃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不書而自見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本尹吉甫之後食采於尹因以爲氏詳見昭二十

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下以其世爲天子卿士其族黨衆盛而時以氏稱之故曰尹氏左氏作君氏謂爲隱母聲子是目之以婦人也則啖叔佐既辯其非矣○卒稱辛卯則訃有的日矣然氏豈可以自訃於諸侯之辭哉蓋尹氏之黨素與魯通如祭伯者懼魯失禮而爲之訃也雖因時所稱謂之尹氏而世卿權勢之盛因可見矣書而不削者魯往弔也蓋其後嗣方隆禮不敢慢是爲生而弔豈爲哭死哉隱公媚於權勢非禮義之交亦可見矣○薛季宣氏曰内諸侯禄也外諸侯嗣也有世禄而無世官尹氏則世官矣王臣

不卒尹氏之卒因訃而記王官之世也餘見文三年王子虎卒下○曰家父所刺尹氏其即此人歟曰非也家父此時尚未出仕蓋當桓公末年正指其後嗣繼世卿而秉國鈞者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稱氏世官之族也子不稱名下士也與徵者名不登於史策義同義見桓五年仍叔子聘下○賻助也所以助生送死之禮也公羊傳曰貨財曰賻○天王之崩繼以尹氏之卒魯於尹氏必不敢慢則於天王豈有不弔之禮蓋魯使稍遲賻久不至故周人特遣

武氏子來求也○胡康侯曰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嗣子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夫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餘見文九年毛伯求金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氏傳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

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棄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子馮出居於鄭穆公卒殤公即位今按與夷者穆公兄宣公之子即殤公也觀穆公屬國之言必知殤公德薄故也故後殤公卒以子馮在鄭交爭致弑則穆公處馮亦不能善其後矣大抵馮與與夷皆非美德縱使立馮要之與夷亦必不靖失在不知鄭莊奸雄使馮出居某國耳世有鄭莊何亂不長陳傅良氏謂罪莫甚於鄭莊齊履謙

氏謂春秋之初鄭為亂階皆有識之言也故論宋事者當歸惡於鄭莊云餘見桓二年皆弑與夷下○胡康侯曰外諸侯卒聖人存而不削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鄰國之義見矣○書卒者紀死之常也春秋中惟天王書崩魯君書薨而記禮者因以為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若有等差然者殊不知崩薨之名乃臣子尊稱之辭其稱鄰國之君與本國異矣蓋古人以死為終事故卒者通於天下之恒稱也雖王之次嫡如

王子猛貴卿如尹氏春秋書之不過曰卒而已則於外諸侯豈得以臣子辭書哉胡康侯乃謂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特書曰卒不與其爲諸侯也則例有不可通者矣○卒書日訃也公羊傳有此說引在後葬宋穆公下餘例見七年滕侯卒下書名例見八年宿男卒下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侯者僖公祿父也齊姜姓侯爵國出自四岳其初本爲呂侯後裔呂望佐武王號師尚父定天下封於營丘爲齊侯其故城在今青州府昌樂縣東五十里

傳六君至獻公而徙治臨菑今青州府臨菑縣北古齊城是也又六傳至僖公曾隱公之三年僖公之十一年也齊遷臨菑事見史記而前漢志註引臣瓚曰營丘即臨菑也其說與史記不同然考之詩宣王時仲山甫徂齊而曰城彼東方疑即遷臨菑事也要之史記為是但以從治臨菑為夷王時事或未得實耳○石門齊地水經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按盧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西南二十里則石門當在今兖州府東平州平陰縣地也○孔穎達氏曰天子巡狩諸侯遂朝退相與盟同好惡獎

王室是當方諸侯同有方嶽之盟也胡康侯曰周官
有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于會同聽
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也蓋雖天子合諸侯
使之講信脩睦乃有此二者諸侯共盟之禮雖鄰壤
猶不得越境為盟况遠國乎齊在東海之濱鄭近王
都之内相距千四百餘里非有疆埸不得已之事何
所不協而為盟乎蓋春秋之初齊僖爭長於東方鄭
莊假威於王室皆一時之姦雄也而鄭莊為尤然而
宋魯二大國介居其間自相為黨則齊鄭不能獨恣
耳故莊公親履齊地而要盟齊爵尊故尊為主見莊

公之姦謀也齊鄭合而天下自此多故矣故凡盟會之常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李廉氏曰鄭莊以小人之雄欲挾公子馮以謀宋而宋魯之黨方固無間而入於是黨齊而離宋矣此石門為東諸侯合黨之始而實齊霸之權輿也王霸消長之機不在茲乎

癸未葬宋穆公

葬而書日知其日而往者也古者諸侯五月而葬此天下之定期故葬未有訃者也公羊子曰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訃而葬不告是巳先知其日如期而往

者則書日往而待期未踰月者則書月待久而踰月者則書時故以事繫日事以日成者也歷日而後成則不可以定日言矣踰月而後成則不可以定月言矣又有事本有期而傳聞失實則有無從得其日月者此皆策書常體他可以類推也○外諸侯書葬皆會往會者也然於大國或怠其禮於小國或弱其君魯無往會之事則不書葬矣惟成十年親送晉景公之葬襄二十九年親送楚康王之葬皆不書葬者義見本條餘見七年滕侯卒下胡康侯曰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傳稱諸侯

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歿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之義見矣

四年壬戌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當作紀隱桓之編多有誤紀為杞者說見桓三年杞侯來朝之下矣牟婁紀邑按後漢志北海郡平昌有婁鄉其地在今青州府安丘縣西南六十里南界乎莒者也杜元凱誤信其為杞事而不察杞都雍丘距牟婁甚遠安得有邑於此乎由一字之誤因謂杞

併淳于而遷都焉夫淳于高密地在牟婁之東亦紀之南界也得無因此而通誤為杞邪若果杞遷於此則猶遷緣陵之不便也而謂有此事乎杜元凱詳於考地而猶失所傳徒滋人惑耳盡信書不如無書諒哉餘詳見僖十四年城緣陵及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下○胡康侯曰取者收奪之名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上二年莒人擅興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今按莒與紀鄰嘗同盟密不能同惡相恤及暴虐之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如此寡弱之國何所賴乎李廉氏

曰取字例虜而俘之曰取取師于雍丘于嵒是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取郜鼎之類是也取者收奪之名取牟婁長葛之類是也此三例亦畧相通矣愚謂收奪與得非其有義皆可通惟悉虜而俘則但可言於取師耳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州吁衛莊公之庶子桓公完之弟也不稱公子未爲卿也其登名於策史巳爲大夫也例見昭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夫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州吁未爲卿而能弒君者以其有寵好兵而

莊公弗禁則權勢已成矣及嗣君稍有所絀安能無怨望哉其弑桓公而代立有由然矣程正叔曰自古篡弑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國人亦以爲然而奉之况寵之太過而任之太重乎春秋書此所以爲後世之深戒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不期而相見之名啖叔佐曰古者邂逅相遇簡畧而行蓋其爲禮但致恭敬而退本無所謀也春秋書遇皆私爲之約特簡其禮耳宋殤公初立以𢈔馮在鄭之故懼鄭挾以爲亂也而與魯合黨將致衛以

伐之事於州吁弒逆易得其從故同假其地陽若偶遇者蓋欲密其迹耳其實陰與州吁謀焉說之脩先君之怨以和民定位而伐鄭之兵自此發矣弒君之賊不能致討反與爲黨以濟己私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此春秋之所以作乎○趙伯循曰凡會遇諸侯之事也春秋之代則多自於黨讎矣○清衛地按水經註朝歌以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悉牧野矣今淇縣界清水合淇水入衛河之南近牧野處即其地也蓋在衛南而近於鄭切於謀衛以伐鄭者也杜元凱以東阿縣清亭當之則其地屬齊無預於衛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陳嬀姓侯爵國虞舜之後武王封其裔孫滿於陳是爲胡公以奉舜祀其地爲宛丘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是也傳十君而至桓公鮑蔡姬姓侯爵國出自文王第五子叔度監殷以叛誅成王復封其子胡於蔡是爲蔡仲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西南十里故蔡城是其地也傳九君而至宣公考父陳桓公之二十六年蔡宣公之三十二年皆隱之四年也衛人者即擊鼓詩所謂孫子仲也孫氏裔出武公子仲時猶未爲大夫而其師又少故稱人小序以爲公孫文仲則非矣

然則州吁何以不親行乎方以弑立人心未和故不敢遠去其國也魯不同行者欲使爲後應耳○鄭在春秋之初挾強恃詐而黨齊爲諸侯害陳蔡衛者皆地與鄭鄰而畏其凌虐者也宋殤公以弟馮在鄭鄭欲納之故爲謀主而與陳蔡衛伐之合黨脩怨之兵也而衛有弑君之惡亦弗論焉據實直書罪自見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蓋孝公之子惠公之弟也○諸侯之子不稱公子未爲卿也及進而爲貴戚之卿始稱公子矣翬於隱公時止爲大夫故稱名桓公時爲卿然後稱公子例

見昭八年陳侯弟招殺偃師下○隱公不能自斷專以兵權授人而卒為翬所弒蓋於此已不能早辨矣○翬之會代再序四國左氏以為諸侯復伐鄭是也蓋四國伐鄭更夏一時可謂久矣而鄭人不服故秋復要魯而伐之否則一事再見當如單伯會伐宋之例而四國必不重序矣伐而又伐報怨勞民宋殤首惡之罪可勝誅哉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凡稱人皆微者蓋未為大夫則名姓不登於史冊耳然有以衆辭言者兵興則將卑師少之謂也國亂則

群小專行之謂也以其名賊則亦均為微者而已殺州吁稱人衆辭謂殺之者衆也公羊以為討賊之辭則過許矣春秋之特弒君之賊人無有以為非者此孔子所以懼也若果石碏能伸討賊之義則空谷之足音也其人雖微亦當特著其名以旌善如紀叔姬以賢得書之例不得槩以衆人之常辭目之也況其大夫之告老者乎此與昭十三年楚棄疾殺公子比書法當互觀然則州吁孰殺之邪蓋州吁阻兵安忍虐用其民觀擊鼓之詩可見矣人心離怨不以為君故衆亂而殺之蓋即從孫子仲南行之兵所為也凡

國衆之亂未有不依巨豪爲主者特所重在亂故不
斥主名而但曰人耳州吁雖衆亂殺之亦見天理之
在人心者不泯而猶知所惡也稱人以殺例見莊二
十二年陳人殺公子御寇下○州吁不成乎君者故
但書名弑君之賊宜乎人之不以爲君也而春秋討
賊之意已寓其間矣春秋中凡逆賊見殺已絕於國
屬者皆止書名段紏無知徵舒欒盈良霄之類是也
例併見殺公子御寇下○濮衛地衛有城濮宛濮皆
以濮水得名濮在今直隷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
南經長垣縣而東南至鄄皆衛地也杜元凱於宛濮

註云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以水經考之其本蓋流經鄄城雷澤郕鄆之地以東合於濟者也詳見五年衛師入郕下左氏附會州吁朝陳之說而賈逵氏因以為陳地索隱於史記衛世家已辯其非矣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人衆辭晉亦莊公之子桓公之弟是爲宣公書名者晉未爲卿爭國之辭也衛自州吁見殺至是逾三月矣莊姜在內大臣無權議立嗣君久猶未定豈以晉本淫人不欲使君國乎晉見其遲疑如此必陰結國人而衆共立之既殺州吁又專立晉則衛國之權盡

移於下矣此與唐藩鎮擅立節度使無異故立君未有書者特書衛人立晉以見國人擅置其君自此始也爲世道計者豈可以忽而不圖哉然州吁弑君衛人爲亂而王朝不問逆黨無所懲焉此周政之所以不綱而春秋之所以作也

五年癸亥

春公觀魚于棠

魚與漁同觀取魚以爲樂也○棠魯地杜元凱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觀魚臺今爲魚臺縣地○古之人有臺池鳥獸未嘗不遊觀也然必與民偕樂出

無非事必有所補助夏諺所謂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是也今至於棠則遠出國都矣以之省耕省斂可也而曰觀魚則見其爲魚而出非爲民也夫取魚漁師之事耳國君而觀魚不亦慢遊乎○觀魚書公與桓四年公狩于郎義同

夏四月葬衛桓公

葬例見昭十九年葬許悼公下○陸淳氏曰侯伯子男之國稱其君曰公臣子之辭也謚不得云公者謚王所賜也程正叔曰稱桓公見國人私謚也魯往會故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殁於婦人之手曾子

易簀而殁豈若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爲乎胡康侯曰謚者行之迹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失位而見弑何以爲桓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爾汪克寬氏曰先王之制諸侯初立喪畢則以士服見天子而賜之命及其殁則臣子請於王而賜之謚今衛桓公謚不當其行號不同其爵春秋據事直書而罪自見矣○今按古無謚法至周始有之蓋周公相武王立此法以示勸懲沉亦密矣然禮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故大夫之

謚請於諸侯諸侯之謚請於天子是勸懲之權制於上也使由臣子其心豈忍以惡謚加之君父哉乃謂死而以美謚謚君爲知忠孝者不肯爲豈人情乎惟天子王尊無與制者謚禮則舉於臣子但先王之法本合天下之公而以天命行之故天子稱天以誄臣子卒由舊章不敢私焉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正爲此耳此武王周公所以警後世爲不善者之大義也世之衰也諸侯死不請謚而天子亦不知畏天守法則無怪乎其加溢美之稱矣鄭漁仲於此亦知人情有所不安而盡謂惡謚非所以加君

父如此則謚法無所關於勸懲而秦始皇之除謚法不爲過矣不亦失周公立法之本意乎

秋衛師入郕

郕姬姓伯爵文王第七子郕叔武所封國在濮州雷澤東南按濮州即古鄄城也其北爲衛地雷澤在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東南即漢濟陰郡城陽縣故城西北今濮州南七十里古曹地也其東爲漢東郡廩丘縣廩丘南三十里爲郕廩丘東八十里爲鄆鄆東北即濮州范縣界莊公築秦臺在其西北皆魯濟西田近地也自雷澤以至范縣皆濮水所經以合濟水枝

渠之處也郕以小國居魯衛之間其每見陵於二國也有以哉○郕衛之與國其見入也必於宣公之立有所不服焉耳左氏謂郕人侵衛未見其然也胡康侯曰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仲子者惠公之妾隱公之母也觀考宮之事則隱母可知先儒以爲聲子生隱公仲子生桓公前既辯其非矣果如舊說則隱公何爲舍其母而爲桓母立宮

乎且仲子單舉姓氏則魯人實未嘗成之為夫人也又何由得起為桓祭母之義乎以隱公平生事實考之始則屈身以交鄰終則用兵以克敵亦武畧之君也心多猜忌或宜有之未必全無智慮者也特立一宫祀其弟母以長邪心何其迂且愚也故立宫者隱公自為其母而非為桓也○考者始成而祀也古者重嫡妾之分故於妾母其禮甚畧左氏所謂不祔於姑者禮之正也雜記云主妾之喪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此謂攝女君之妾而子未及乎為君者則為壇祭之也若子既為君則當有祭所竊意藏主

之處宜在別室不但爲壇一祭而已隱公自以母賤望輕特欲隆重而春秋之初尚疑有過故遲遲五載始別立宮此蓋有子則廟之意而未敢遽尊爲夫人也禮雖未之有不亦可以義起乎故凡立宮非禮者皆曰立如成六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是也此不言立者以其得變禮耳言考則已見其爲新立矣然則桓公在位何以不爲其母立宮歟必以別宮爲常矣或隱母遷而桓母祀也故穀梁子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何休氏曰禮妾廟子死則廢喪服小記亦曰慈母與妾母不

世祭然妾母之祭似亦宜從親盡而止故喪服小記曰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是妾祖姑以上猶有祭也而禮以為子死則廢者豈緣隱母子弒廢祭而後儒傳聞邪說誤著為定禮邪要之桓公傳世不絶者其母之祭豈必止於孫哉然則桓母卒葬當從有子則廟之例何以不書乎必其喪在子未為君之世故耳○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仲子別宮本以義起何以書乎此志禮之變也程正叔曰書考仲子之宮聖人之意又在下句見其初獻六羽也言初獻則見前此八佾矣

初獻六羽

左氏傳曰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胡康侯曰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干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今按干羽之舞始於有虞蓋倣禹征苗不服而遂整衆脩文此但練兵備敵不事戰爭之事也故即軍中之器而教之養德干楯也羽翳也干所以扞羽所以麾皆以此習兵使養性情也後世以舜樂盡善遂因之以為常舞爾雅釋言曰纛翳也山海經云五采之鳥名翳蓋即謂翟本析其羽而注之旗竿之首者

也但舞者執旗則重而難舉故取羽以舞而意則欲其指麾進退不失節耳舞羽必執籥者吹之以起舞也凡舞必先羽而用籥所謂始奏以文也及執干戚者繼進則謂之復亂以武矣此舞干羽之本意也而用羽以祀仲子豈亦魯人以義起耶○程正叔曰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群廟皆用仲子别宫故不敢同群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也

邾人鄭人伐宋

胡康侯曰主兵者邾也故雖小國而序乎鄭之上

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邾本小國素畏魯強是時魯宋為黨邾豈敢首謀伐宋以惡魯乎蓋鄭莊姧雄挑邾讐宋而推以為主耳夫疆場之事何國蔑有苟覘知其故而激怒焉且任為之輔非能自量力者不能無動況鄭莊虛聲足以鼓衆邾人喜於尋己安得不為其所愚哉此可見鄭莊之姧計矣何以知其然乎觀冬十二月長葛之役宋人報鄭而不報邾則以鄭怨為深而邾不足責故耳然則左傳載邾人請鄭釋憾之辭豈本鄭莊告邾之事而誤言於邾歟

螟

胡康侯曰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賊食根曰蟊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聖人以是爲國之大事故書薛季宣氏曰異天之變也災人之害也賢君睹災變而恐懼脩省消災變之道也今按螟若莊六年歷一秋又災之甚者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公子彄孝公之子惠公之弟也即臧僖伯其後爲臧孫氏

宋人伐鄭圍長葛

伐伐其國也圍圍其邑也圍者所以絶其往来之使禁其樵採之途必待環攻冝非兵衆不能辦也然而稱人者盖周禮大司馬云二千五百人爲師又按管仲制齊之法鄉二千人爲旅五鄉一帥則萬人爲軍也然則二千五百人以上皆可以言師矣若不及此數而精選强兵已踰二千以臨弱國亦足以禁絶其行路而況一小邑乎故圍稱人者亦將卑師少之詞也餘互見僖六年楚人圍許下〇長葛鄭東鄙邑杜元凱曰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今爲開封府許州長葛縣在許北五十里〇此報九月之伐也夫鄭人

主兵與鄭伐宋而宋獨報鄭者可見伐宋之兵起於鄭莊而翦馮之志本宋殤之所急也長葛屬鄭而近許宋因而利之非特許何以能越境而有其地乎然則十一年鄭莊會魯入許之端已見於此矣○胡康侯曰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於鄭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弑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長葛之圍至於經年而鄭救不至卒爲宋取莊公外示虛聲而國無實政可知矣宋以人圍而不以大衆豈非先有以

豈鄭莊之不足畏哉

六年甲子

春鄭人來輸平

輸納也平成也鄭方見迫於宋深懼魯為宋黨故來求成蓋閒魯之計也然是時魯方與宋相睦未遽可使為讐但先來下魯結其心耳輸義見昭七年暨齊平下張洽氏曰鄭莊之納平為合黨敵宋計是以不憚屈己請和於魯繼以納祊而未即求許所以為敗宋入許之權與魯隱亦入其術中而不悟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魯地近齊界上一統志云艾山在沂州西二十五里魯會齊侯於此者是也後漢志註以爲在臨沂縣東南蓋臨沂城在州北五十里故也艾當在中丘西南實魯地也齊侯至艾與魯爲盟爲鄭與結魯也○吳澂氏曰前此魯未嘗與齊交因鄭輸平之後而公始與齊盟蓋皆鄭莊之謀也○今按諸侯脩睦以惇信明義爲本者也魯嘗與宋盟宿矣齊嘗與鄭盟石門矣至此則魯離宋黨而與齊爲艾之盟又二年齊離鄭黨而與宋爲瓦屋之盟又二年齊魯復離宋黨而與鄭爲中丘之盟倏離忽合倏合忽離不過爲結黨

行私計耳信義何有焉此盟之所以不足貴也盟不足貴而周官猶設司盟以掌之其法不廢者誠以衰世人心棼棼罔信薄俗已成勢難遽革惟有鬼神之畏天下同情將以因其所明通其所蔽亦神道設教之意所以待小人也以神道開人而猶不警悟民斯下矣且諸侯為適子時蓋嘗入太學佩服先王之教人不相信而有待於盟已為可恥况盟而無信乎盟而無信雖盟何益哉

秋七月

程正叔曰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胡

康侯曰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

冬宋人取長葛

何休氏曰不繫鄭舉伐者因上伐圍取也○程正叔曰宋人之圍長葛歳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弗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罪也宋之強取不可勝誅矣

春秋私考卷之二終

春秋私考卷之三

起乙丑隱公七年

盡己巳隱公十一年

會稽季本考義

七年乙丑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者惠公之女伯姬之娣也以其母賤故爲伯姬媵待年未及笄是始歸耳媵非夫人何以書乎爲莊十二年叔姬歸酅張本也紀亡不歸宗國而奉祀於酅可謂能全婦道矣故蘇轍氏曰書叔姬賢之也胡

康侯以爲叔姬不與嫡俱行非禮之常而引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爲說盖欲定名分以窒亂源其意善矣但以春秋時考之如宋共姬之媵衛在未歸之前晉齊在既歸之後亦有不能取齊於一時者故待年於宗國長而後歸者恒有之矣盖嫡既正名則貴賤之分已定凡欲充媵數者雖後至可也豈必同時哉但貴於有節耳况春秋時媵不與嫡同行如叔姬者亦多而書於經者甚少則叔姬信乎以賢而得書矣

滕侯卒

滕始此滕侯不知其名謚其受封之始詳見十一年滕薛來朝下○凡訃喪未有不以日者滕侯卒亦日不訃喪也不訃則何以書卒曾往弔也不書葬者不會其葬也凡小國力不能備喪紀者禮多從畧或以先君命不敢煩大國之卿者恒不訃喪其弔與否則厚薄存乎其人愛惡存乎其事各因其義求之斯得矣餘詳見三年宋公和卒葬及僖七年曹伯班卒僖九年晉侯佹諸卒下○程正叔曰不名史闕也詳見八年宿男卒下○胡康侯曰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

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疎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候其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訃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

夏城中丘

杜元凱曰中丘在琅琊臨沂縣東北按臨沂即今兖州府沂州也詳見襄七年城費下今以水經考之則中丘在沂水之東其東爲向其北爲鄆其南爲郯而

西逾沂水則閔二年齊遷之陽也距魯已將三百六十餘里不知何緣有此遠邑在界外乎意者當連沂西費祊之地而後人因水道變遷誤記於水東耳○中丘近莒之地也莒雖小國而界於東夷隱公之時肆行無忌恣何服傳則入其國都既又取紀牟婁駸駸乎為魯疆場之憂矣故城以備之且以為向之外應也○孫明復曰城邑宮室高下大小皆有王制不可妄作故時與不時皆詳而錄之時謂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非此不時也然得其時者其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此聖人愛民力重興作懲僭忒之深旨也

胡康侯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畧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餱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爲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又曰爲政以民力爲重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葉夢得曰魯之城邑多出於畏齊畏晉畏邾畏莒則大夫強而自城其邑未有無故而爲之者也

不能以時舉其政事致而爲之備以奪農時春秋所以書也○餘見桓十四年御廩災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稱使例見戊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諸侯兄弟稱名例見昭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下○聘問也天子問諸侯之禮也諸侯不得遣使聘於諸侯春秋之初其事罕見齊僖欲爲鄭與結魯特使弟來而恃其強大故僭行聘禮此豈所以結魯人之心哉聘例詳見十一年滕薛來朝及文四年甯俞來聘下

秋公伐邾

左氏傳曰公伐邾爲宋討也然邾人與鄭伐宋已及二年而魯始爲宋伐之者盖鄭旣結成於魯故緩於責邾而鄭交猶未固也至是復聲邾罪正以見魯之於宋猶未絶耳○自此邾服於魯至桓八年始又伐邾以其從違不常故也十七年復伐則又爲宋矣○胡康侯曰奉詞致討曰伐經之書伐非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不待貶而自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周公第二子所食采邑因以爲氏在畿内舊說本

封在漢汲郡共縣今衛輝縣西南二十里有凡城齊
領謙氏曰本封絶滅食采畿內今按周公次子止宜
食采不當封畿外地共縣之凡恐亦附會耳伯字天
子大夫也詳見元年祭伯來下○王臣以天子命來
聘者不過爲求利討耳豈眞以親諸侯之故哉凡書
皆譏也詳見九年南季聘及僖三十年宰周公聘下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戎註見二年會戎于潛下楚丘在戎西北其西南漢
置己氏縣以戎姓得名也則楚丘本曹地而近戎者
也詳見僖二年城楚丘下○伐者聲罪致討之名凡

伯營求王命需索諸侯所過道途不勝暴虐戎雖有辭於伐然執辱王臣則蔑周室矣書伐書以歸罪凡伯辱君命也隱公不能嚴兵防衛以導凡伯出疆而使戎得伐之以歸亦豈知重王使謹臣禮者哉○或曰伐當作執蓋字之誤也

八年丙寅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垂一名犬丘即桓元年會鄭伯于垂之處杜元凱曰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水經註曰縣東五里有垂亭按句陽城在今兗州府曹州曹縣北三十里蓋曹

地當宋衛之間者也但以其界在衛南故杜元凱謂以爲衛地耳○宋衛本與魯爲黨以魯既許鄭平亦將要齊以絶鄭故爲此遇而厓屋之盟議在此矣然以遇禮見者恐泄所謀欲密其迹耳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鄭伯稱使特重其事也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宛稱名未爲卿也例見本年無駭卒下杜元凱曰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琊費縣東南按費縣今屬沂州詳見襄七年城費下○前年鄭雖納平於魯而交猶未固不足以離宋黨故復以祊結之祊田近

魯魯所欲得而鄭遠控制爲難則棄以與魯以利餌
魯之術也然度其時猶恐魯人不欲當未遽言易許
也不然則許田何待四年之後始加璧以假乎左氏
謂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許田盖因其終而逆探鄭
志耳吕大圭氏曰左氏言以祊易許經文未見以祊
易許之事是時鄭結魯非魯結鄭也○胡康侯曰周
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
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
沐之邑諸侯於王畿之内方嶽之下皆有　成王
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地如皆

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爲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爲其邑矣祊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廵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今按魯有許田爲朝宿之地鄭有祊田爲湯沐之邑本以其上世有功於王室而賜之非爲親也先王時所謂慶以地者此亦其一端歟

庚寅我入祊

祊有城之邑凡言入者皆入其城也入者難辭祊去

鄭遠而貢賦輕安於鄭而不欲服魯者也故以威強之而後得入入以日别可以見其得入之難矣祊非我有而委之於我者也鄭不復理焉故稱我爲國以義不以利他人分邑受爲已有而不顧民心之不服也義安在哉趙伯循曰我入祊義與歸入之入同言不當入也與用兵之入不同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蔡宣公考父卒子封人嗣是爲桓侯

辛亥宿男卒

胡康侯曰天王崩告于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

而自別於大上禮也古者死而不諡不以名爲諱周
人以諡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
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
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強國齊桓晉文之盛莫
不以名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
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譏矣故傳此義
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
別於大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汪克寬氏
曰宿男元年同盟杞與魯結昏而成公卒不書名滕
同伐秦而成十六年滕子卒不名皆史失之今按諸

侯死則稱名乃策書常體聖人亦仍舊而已矣豈有所增益於其間哉蓋諸侯之衆不誌其死則已耳死而不名則其世無所别矣故凡不書名者皆闕文也○卒書日訃也隱元年宿嘗與魯盟故來訃魯往弔故書○赴與訃通用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穀梁子曰諸侯之參盟於是始夫參者參錯之意諸侯相參錯為盟而各為一黨也古者諸侯非王事不踰境則踰境而盟非禮也春秋之初魯之於邾於宋於戎紀之於莒雖非請盟於天子然猶以壤地相連

謀甚不恊亦衰世不得已之事也及石門之盟齊鄭遠國相聚為盟則合黨矣然猶二國特盟耳至是宋合齊衛為參盟而競立私黨矣合黨之風日熾則世道何所底極乎春秋書此蓋傷之也○是時宋衛一黨也齊鄭亦一黨也宋衛欲致齊以絶鄭故為此盟然齊方雄長山東不為宋下陽示腹心而已不逾年而即會防以謀伐宋要盟何益哉陳傅良氏曰有參盟然後有主盟然則盟主之興其亦有感於私黨分而約劑亂歟其後盟主不作而諸侯之盟復相參錯矣故參盟者無主之盟也非以三國為限也但始於

宋齊衛之三國故相仍以爲參耳餘見昭二十六年盟鄟陵下○瓦屋即瓦亭蓋南燕地而北近於衛者也詳見定八年會瓦下杜元凱以爲周地非矣

八月葬蔡宣公

蔡侯卒兩月耳而葬太速者穀梁子曰故也今不詳其何故例見桓十一年葬鄭莊公下意畧可推矣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莒稱人微者也先儒謂小國無大夫正此類耳然公子意恢牟夷莒卿之見於經者也挐慶庶其莒大夫之見於經者也安得爲無大夫乎意者小國一卿其

大夫亦多不備故常以士攝行抑或下大夫止可以當大國之上而初試爲大夫者亦不得同於實授故以列於微者而名遂不登於史策歟杜元凱曰諸侯之卿大夫再命以上皆書於經自一命以下大夫及士經皆稱人名氏不得見蓋謂此矣後凡滕薛小邾以人與諸侯之會者倣此公與莒微者盟而不諱則後凡與大夫盟而言諱公者皆不通之論也）浮來山名一統志在莒州西三十里漢屬琅琊郡東莞縣水經註曰沂水東逕蓋故城南又東逕浮來山又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縣故鄆也張洽氏曰浮來莒地杜

元凱以爲紀邑非矣○七年城中丘所以備莒也至是公復親往其地屈已要盟則以莒強懼其爲患耳莒爲地主僅使微者盟公崛傲無禮可知矣魯將黨鄭圖宋而甘心屈於小國勇怯失中如此何以使人畏威懷德哉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凡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不得復以君屬稱及其旣長則卿當爲之別宗而賜之族矣賜之族者孫常以王父字爲氏而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則因其始受而命之者也無駭公子展之

孫命爲展氏禮之常爾杜元凱以爲無駭卒而後賜氏故不稱氏胡康侯因之亦謂無駭書名未賜族也則終身爲大夫而無氏可稱是天下當有無族之人也豈禮也哉今以宋蕩伯姬觀之伯姬乃公子蕩之婦其孫意諸之母僖二十二年伯姬爲其子求婦已繫之蕩則不待意諸卒而始賜之氏義可見矣然則無駭何以不氏未爲卿也凡貴戚者爲卿則稱公子公孫如公子益師公孫茲之類是也别族者爲卿則以名繫氏如季孫行父臧孫辰衛齊惡晉士燮齊崔杼之類是也而以親故世故始得爲卿之意亦因可

見焉其未爲卿者則不書氏如無駭溺之類皆貴戚之爲大夫者也挾柔鄭宛之類皆別族之爲大夫者也故翬未爲卿則不稱公子湯山未爲卿則不繫之族至於小國亦然如意恢稱公子牟夷以名繫氏則皆爲卿者也履緰慶快庶其黑肱之類單舉其名則皆爲大夫者也其別如此而大夫非親故世故則不得列於貴卿亦可見矣故大夫名而不氏以別於貴卿耳豈真有未賜族之大夫哉左氏於莒挐曰非卿也亦可以爲大夫稱名之一驗矣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故無駭與挾在位

日久不得為卿見其不輕授也其後官人以世至於籍父祖餘蔭當其始仕而即得為卿則失先王之禮意矣故胡康侯曰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禮天子冢内諸侯世其禄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欲考治亂之迹者宜於此求焉餘見僖十六年季友卒下〇無駭書卒以大夫者君之股肱死當加䘏也王氏曰凡爵未至大夫謂之微者不列於春秋苟列則大夫矣〇不書日不卒於位也例見宣五年得臣卒下

九年丁卯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氏南仲之後季字天子畿内大夫也義與七年凡伯聘同餘見僖三十年宰周公聘下○程正叔曰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脩臣職朝覲之禮廢絶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胡康侯曰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

三歸賑者一賵葬者四則聞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夾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庚辰大雨雪

穀梁傳曰震雷也電霆也胡翼之曰震霹靂也電者陰繫陽爲雷之光也胡康侯曰震雷者陽精之發雨

雪者陰氣之疑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挾卒

例見八年無駭卒下

夏城郎

郎魯南鄙地鄭漁仲曰單州魚臺縣舊有郁郎亭按

魚臺今屬兖州府蓋近宋之地也魯蹈舫田之利而將爲鄭伐宋矣故先城郎以備之義與七年城中丘同趙鵬飛氏曰郎逼宋魯將北會齊鄭伐宋恐宋擣虛故城以備之不暇顧天時民力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周禮大宗伯曰時見曰會鄭玄氏曰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賈公彦氏曰命事者謂命以征討之事即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

禁是九伐之法也爲壇會盟之事同此古禮也諸侯不得專征何爲而有會乎不過合黨決疑以行其私耳故趙伯循曰凡相見於外曰會春秋之代則多自於黨讎矣○春秋之初齊鄭爲黨及六年鄭來輸平而齊亦結魯艾之盟年之聘皆爲鄭也八年齊雖與宋衛盟瓦屋然亦陽示腹心而已豈眞與宋合哉至是將謀伐宋即魯會防蓋先堅魯黨鄭之志耳明年鄭伯同盟中丘乃始定議而伐宋之兵舉矣此皆鄭莊挾馮傾宋之計而齊則協成之者也○左氏稱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宋則過信傳聞

之說矣鄭莊公自入春秋以來常以外諸侯行事何嘗爲周卿士哉或者以王室懿親遹封畿內籍其父祖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因假借餘威以恐動鄰國耳此鄭莊所以爲小人之雄歟齊僖與之比周致魯同黨凡其所爲若鷹犬然惡亦不在鄭莊下矣○防魯北鄙近齊之地莊二十九年所城者即其地也杜元凱以爲在瑯邪縣東南則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其去曲阜尚遠非齊魯所由之道高閭氏以爲宋地明年伐宋遂取之是指後漢志山陽郡昌邑縣西南之防也昌邑在今兖州府金鄉縣界本

宋地之近繒者魯方與齊爲謀必欲隱密其跡豈肯先至宋地邪故其地當在魯北也詳見襄十七年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下又按公羊防作邴盖即祊也祊近中丘於理或然

十年戊戌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此爲鄭謀伐宋而爲師期也中丘見七年城中丘下其地臨沂水順沂而下可至宋之東鄙自郎而西以達于菅即宋之西北鄙也翬之伐宋由東道入正兵也公之敗宋由西道入奇兵也盖謀定於此而其事

則責成於魯也蓋齊鄭以利啗魯苟有俘獲盡許歸
之而使專致力耳故翬率大衆而齊鄭但以人從公
則身親設伏而誘宋敗菅所取二邑齊鄭不與焉意
可見矣隱公爲利所動墮於鄭莊術中以讐舊好之
宋卒以兵權授翬功高不賞之故禍在蕭墻曾不省
悟其至於見弑也宜哉○劉原父曰德薄而多大功慮
淺而數得意備其四境禍反在內可不哀歟孔子曰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翬不稱公子猶未爲卿也掌兵日久而不得爲卿翬

於此不能無怨望矣憾而能軫者鮮況兵權在其手乎故桓之弒隱翬成之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辛未取郜　辛巳取防

不言戰而言敗者未嘗期戰而即設詐謀以誘其敗也胡康侯曰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杜元凱曰菅宋地蓋在北郜郜本姬姓子爵國文王第十一子封於郜杜元凱曰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者是也按城武今屬兖州府即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之郜蓋先爲宋取而遷其君於南以爲附庸其地亦在城武當北郜之南謂之南郜僖二十年郜子來朝是也郜

之故地是爲北鄙宋實邑之故曾取鄙與取邑之辭同防宋北鄙邑近郕詳見九年會防下啖叔佐曰取鄙取防上言敗宋師則宋邑可知也○家鉉翁氏曰魯於宋本無纖芥之隙徒以歸祊之故爲鄭所役翬既帥師會三國公復自出奇兵以襲人之虛而取其二邑所以著其暴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高閌氏曰宋又連衛以報鄭鄭幸菅之敗而不備故宋衛乘其虛而入之○宋衛貪進伐戴故又爲鄭取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　鄭伯伐取之

戴國名不知其所出杜元凱曰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今開封府睢州考城縣也○取者悉虜而俘之之義與哀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十二年鄭罕達取宋師于嵒之取同蓋俘其衆非取戴也戴方見伐於三國未爲所得鄭何取戴之有三國將早師少而鄭莊則覘將以取之亦不得謂鄭爲以寡覆衆也○高閌氏曰宋既連兵入鄭又乘勝召蔡人伐戴戴鄭所與之微國伐之所以報鄭也鄭又伺三國之便伐而取之盡得三師之輜重焉是宋衛蔡入鄭不能爲鄭之弱也○今按鄭莊入或以爲菑縣考之經邑爲宋取

國爲宋入其戰未必善也但論其黷武則亦宜服上刑耳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郕近於衛衛之與國故齊鄭入其國以報衛也許翰氏以此爲兵革之亂者得之詳見桓十二年公會鄭伯盟武父下

十有一年己巳

春滕侯薛侯來朝

滕姬姓本侯爵國文王第十四子叔繡之後也武王封叔繡於滕杜元凱曰在沛國公丘縣東南公丘在今兖州府滕縣西南薛任姓本侯爵國黃帝裔孫奚

仲之後也夏禹封奚仲於薛杜元凱曰在魯國薛縣薛城在今滕縣東南四十里其滕縣東南近嶧縣者爲古小邾子國亦邾地之所分也互見隱元年邾儀父盟蔑下○滕薛南鄰於宋而北近於魯當是時宋方強橫滕薛之地多爲宋侵二國漸削賦不能供其業朝魯爲魯方敗宋因欲託求降爵也不然則春秋之初諸侯未有行朝禮者而二國率先下人豈其所得已邪其後滕即降而稱子薛即降而稱伯滕事魯而薛事宋蓋於此已有所處分矣○啖叔佐曰凡朝聘同時至同行禮則列序之滕侯薛侯是也一前一後不同行

禮則各書之穀伯鄧侯是也故穀梁傳曰猶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是也○滕薛之朝劉原父以為譏旅見是論其末也盡亦求朝聘之本意乎蓋朝者朝事之名諸侯事天子之禮而諸侯不得以相朝也聘者下問之名天子報諸侯之禮而諸侯不得以相聘也東遷以來諸侯放恣凡小國之朝則以臣禮自處大國之聘則以君禮自居皆非先王之制也觀魯君臣朝聘鄰國但謂之如而皆諱言朝聘以其非禮之正耳如此則大行人所謂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者其說非矣雖卿大夫以事適周亦不敢僭行聘禮

故魯卿五如京師皆謂之如而未嘗言聘則王制所謂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者其說亦非矣自漢儒附會禮經而春秋之精義遂隱故諸侯自相朝聘而亦不知爲犯禮也乃以滕薛同時並至而區區責其旅見則將使二君分日而行禮乎其瑣屑亦甚矣餘見文四年甯俞來聘下孫明復曰諸侯朝天子禮也諸侯朝諸侯非禮也斯皆周室不競干戈日尋以大陵小小國不得已而爲之爾是故齊晉宋衛未嘗朝魯而滕薛邾杞來朝奔走而不暇也齊晉宋衛未嘗來朝魯者盛也宋衛敵也滕薛邾杞

來朝奔走而不暇者土地狹陋兵衆寡弱不能與魯抗也春秋之法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踰境凡書朝者皆惡之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杜元凱曰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按滎陽今屬開封府鄭州○許姜姓男爵炎帝之後堯時爲四岳周武王時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太岳之嗣杜元凱曰許潁川許昌縣今開封府許州也自文叔十一世至許莊公始見於此○許田先王所削於

許以賜魯爲朝宿之地者也故其地在許謂之許田世爲許治而納貢稅焉隱公時必以地遠不能控制鄭利其近已也而欲得之且長葛近許而爲宋所取恃許而能守則鄭於許有隙焉故啓魯爲時來之會而連齊以入許許既定而許田復於魯矣夫鄭之歸祊但資魯以爲讐宋之計未嘗言欲得許田也及魯取郜防獲利已厚於是乎始有取償許田之意且以報許此鄭莊之奸計也魯於許田本非所急但以其近鄭欲索高價焉故未即與耳餘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下○凡會盟侵伐圍入外諸侯爲主者恒

序於首而晉則不論為主與否皆會是及之而已今入許本鄭志而序齊於上鄭莊常以其爵尊尊之也書會書及例見二年及戎盟唐下○入許非滅非取非降也但造其國都而已兵入而君臣出避於外則或有之兵退則必反矣左傳所叙許莊公奔衛以下其事似滅似取似降皆與經文不合凡此類烏足盡信哉又是歲左傳載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宋師宋不告命故不書按此事之大者無不告不書之理辯見文十四年春下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按程正叔曰人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弑也蓋魯君薨未有不知其地者薨而不地欲以起問見其有故也諱弑言薨者本仍舊史凡弑君之賊豈肯自言其弑必有託辭以謝衆口但國人以事關國惡不敢直言故深諱其實而春秋因之姑以不地見耳隱公之薨桓公主弑而假手於翬其曰館于寪氏在當時罪已不能明矣聖人惡居下訕上安可遽以直辭書乎夫隱之為君合黨稱兵志存利國必非柔懦不振者而明察猜疑或不能免故無駭嘗掌兵矣而卒不在位

暈亦繼掌兵矣而久不爲卿加以桓公性黠才雄素萌非望此奸邪之所以動於惡歟左氏載隱公將授將老之言大抵本於攝之一字似謂隱公久居桓位宜於與桓不得以君禮自處者亂賊爲邪說以文奸率多如此而後人遂爲其所罔孔子懼作春秋其以此夫餘互見宣二年趙盾弑君下歐陽永叔曰魯隱公南面而治其國君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入廟立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爲君也孔子脩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隱公立

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邪觀於此說足以證公薨不地之爲桓公弑矣○不書葬左氏以爲不成喪是也不成喪則亂賊肆爲邪說不君其君故不討於諸侯不以禮葬而諸侯不來會矣曾臣子敝於邪說罪亦見焉公穀皆謂賊不討不書葬其義甚正但以蔡景公許悼公之葬推之例不可通故凡不書葬者皆據其不以禮葬之實而義自見矣詳見昭十九年葬許悼公下

春秋私考卷之三終